

20世纪80年代,美对日半导体下手

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半导体等行业甚至超过了美国这位“带头大哥”。美国不甘失去半导体行业的主导地位,便对盟友亮出关税大棒,进行严厉制裁。制裁让日本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失落的十年”。美国国内相关行业也深受其害,并引发反思。



20世纪80年代,还是学生的迈克尔·戴尔就创建了自己的电脑公司。

征收高达100%的关税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日本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等多个层面与美国展开密切合作。在美国奉行自由贸易的背景下,日本对美出口大幅增加,经济发展迅速。日本制造的车辆与电子产品尤为受到世界消费市场的欢迎,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在国际市场独占鳌头,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0%。

而就在两国关系越来越亲密之时,美国里根政府在1987年3月以“违反两国贸易协议”为由,对这位亚太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与合伙人”实施贸易制裁,宣布对价值3亿美元的日本进口商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当时的记载,

在遭到制裁的日本商品中,包括总价值1.8亿美元的台式电脑与笔记本电脑、9000万美元的彩色电视机,以及约3000万美元的电动工具,如钻头、抛光机等。在这轮制裁中,日本富士通、东芝与日立等一系列知名日企遭受重大损失。

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分析,这一举措不仅是美国在战后首次对日本实施制裁,也是美国战后“最夸张”的贸易政策之一。美国宣布制裁政策时,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正计划赴美访问。对于两国贸易合作的风向突变,美国方面称:“日本——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作出这一决定也很难受……我方无意示威,相

信日本政府会尽力扭转这一局面,遵循两国签订的协议精神。”当时负责日本国际贸易的日方相关官员表示:“我们对美国这一决定完全无法理解。”

这里所提到的协议是美、日两国在1986年签订的《美日半导体协议》。美国认为,日本当时的半导体产品畅销全球,已经形成了“倾销”,这份协议就是为了限制日本产品的销售。在批评人士看来,这类协议本身就带有单边主义色彩,不仅电子产业的人对之嗤之以鼻,不少国际贸易专家也表示该协议部分条款违反了世界多国战后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一份“非法合约”。

美国电子产品价格飙升

美国在对日本实施制裁之初,曾再三表示加征的关税不会影响美国国内市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制裁开始后,美国国内的芯片产品一度价格飙升、供应短缺,让美国计算机行业陷入困境。有媒体举例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市场内存条价格低廉,美国的软件公司也敢于放开手脚研发各种“吃内存”的产品,丝毫不担心电脑硬件配置跟不上。软件市场的百花齐放又带动了电脑的销售,多个产业形成市场良性循环,“除了几家竞争不过日企的美国内存芯片公司以外,人人皆大欢喜”。

而美国的关税大棒落下后,导致本国电脑产品价格普遍升高,电脑软件公司也遭遇冲击。这道制裁令的影响范围远不限于计算机产业,它还威胁到了美国的公共安全事业,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时全美多个执法机构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认为相关制裁会大幅提升日产自动指纹识别系统的价格,不利于打击犯罪。在当时召开的听证会上,加州一家显示器制造商代表还在头上绑了日本头巾,表示强烈抗议。

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抗议的声音,但国民情绪整体还算稳定,人们普遍认为美国这次的关税制裁对美日之间的贸易关系没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纽约时报》报道称,当时日本舆论场大多是自信的声音,认为美国是要做贸易的,那就不可能脱离日本的产品与资本,两国全面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很低。日本《读卖新闻》甚至还分析,是不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太“卷”,造成了太多“不必要的竞争”,才会触发日美贸易冲突。美国“历史频道”报道称,为了避免矛盾扩大、“破坏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日本政府选择了隐忍,并未采取任何报复措施。



20世纪80年代,日本任天堂在美国发布任天堂娱乐系统。

“用自己的法律破坏自己的计划”

里根政府的关税举措引发了不少美国媒体的反思。《华盛顿邮报》1991年的一篇报道认为,《美日半导体协议》就是一场“贸易保护主义的冒险”,美国政府“拒绝让市场自由运转”,终究还是该国消费者来埋单。美国“历史频道”也表示,美国半导体行业的一系列保护举措并没有直接推动美国高端产业技术创新,也没能有效扭转当时的贸易赤字。

尤为讽刺的是,尽管经济全球化当时已是美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该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赋予总统的权限过于宽泛,反而成了推行本土保护主义的工具,有专家表示,美国这是“用自己的法律破坏自己的计划”。

不间断的贸易摩擦、各种不公平协议的签订也让美日关系急转直下,1987年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贸易问题正在破坏两国关系,高达55%的日本人认为两国之间不再“友好”,而前一年的这个百分比还不到3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意见称,在美国的打压下,日本出口及GDP增长在1986年上半年基本陷入停滞。进入20世纪90年代,该国经济更是从极度繁荣跌入“失落”,但美国方面的压制仍未停息。1991年,《美日半导体协议》续签,这项“不平等条约”直至1996年才到期。

据《环球时报》

世界最古老种子库 为战后苏联提供保障

近日,挪威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又接收了1.4万份种子样本,以确保世界上一些地区的重要农作物能够“留种”。干旱、战争、瘟疫等天灾人祸对农业危害巨大,良种是否能够完好保存关乎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像斯瓦尔巴这样的种子库更被称为全球农业的“诺亚方舟”。不过,2008年投入使用的斯瓦尔巴种子库并不是人类建造的的第一个种子库,世界首座种子库是建于苏联时期的瓦维洛夫植物研究所,距今已有约百年历史。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科学史研究所记载,在成为全球首座种子库前,瓦维洛夫植物研究所是家植物科研机构。该机构当时位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圣以撒广场附近,是一栋三层建筑,其外立面有几分典雅气质,建筑风格像是一家酒店。其实研究所内的空间并不宽敞,物架上摆满了样本收纳盒,足足有12万个。20世纪20年代开始,该机构在时任所长尼古拉·瓦维洛夫的带领下,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粮食作物研究与保护中心。

瓦维洛夫小时候经历过多次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眼睁睁看着无数同胞被饿死,这段惨痛的经历令他早年立志——改良农作物,让人人有饱饭吃。后来,他成了苏联知名的植物学家,根据他的研究,苏联当时的农作物多为“近亲繁殖”产物,缺乏基因多样性,所以不具备抗灾能力,那些自由生长的野生作物生命力则十分旺盛。发现这一点后,瓦维洛夫试图通过杂交,让现有的粮食作物变得更“强壮”。

这项工作需要采集大量农作物品种样本,于是瓦维洛夫奔赴全球64个国家,进行了115次探险、考察,共收集了38万份作物样本。在他的努力下,瓦维洛夫植物研究所在1933年就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种子银行”,汇集了14.8万个种子与作物块茎,其中包括很多珍稀品种,有些甚至在原产地消亡,为此,该研究所又被一些媒体誉为“失落之种的守护者”。不仅如此,该机构当时还收集了数千种马铃薯(土豆),是全球重要的“土豆研究所”,农科价值不可估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格勒经历了近代战争史上罕见的炮火打击,全城被围困、封锁长达28个月,食物供给长期受阻。城内饥民不仅将能吃的家畜、宠物吃了个干净,甚至已经开始吞噬泥土。当时“种子银行”内的专家学者相当于坐拥一座“粮仓”,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大快朵颐”,为守护国家的“生命之种”,他们选择忍饥挨饿。除了对抗德军的炮火、酷寒的天气,这些专家还轮流值班,防范老鼠前来偷食——当时城内的杂货店几乎全部关闭,加上猫狗的消失,鼠患尤其厉害。这是一场艰难的保卫战,研究所许多工作人员不幸牺牲,其中的大多数是被活活饿死的。英国《卫报》报道称,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舒金的植物学家伏案工作时悄然离世,至死手中还紧握一包杏仁样本。如果他当时吃了这包食物,也许就能活下来。

在这些英雄的坚守下,研究所内收集的约120吨种子、块茎以及约6000种马铃薯被完好保存,为国家的战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粮食保障。因为植物学家对这些种子进行了严格且细致的分类,苏联农业部门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最适合生长的区域。有统计显示,苏联战后约80%的农作物良种出自瓦维洛夫研究所。

苏联的这座“种子银行”也被世界多国“复制”,截至2024年,全球已经有1700多座“种子银行”。相比苏联的这位“老大哥”,21世纪初投入使用的“种子银行”设施更为齐全,安全系数也更高。

据《环球时报》



瓦维洛夫植物研究所内部。